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 编

Zhongguo Xiandai Duanpian Xiaoshuo Gouchen

第 四 卷

中国 现代短篇小说 钩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

王信 王保生 刘杨体 刘福春 沈斯亨 张大明

张建勇 卓如 孟繁林 桑逢康 黄万华 黄淳浩

樊骏等十三位先生

十余年心血结晶

卷 四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 编

中国 现代短篇小说钩沉



第 四 卷



目 录

寒 波

炸毁 / 001

戴平万

裕兴馆 / 016

罗 烽

荒村 / 023

一 欧

三个兵和一个班长 / 032

张恂子

铁窗红泪 / 038

谢冰莹

夜半的哭声 / 047

姊姊 / 057

张白山

王参议 / 071

杨 刚

黄霉村的故事 / 080

小 松

部落民 / 110

陌生人和一个女侍 / 134

爵 青

荡儿 / 142

斯宾塞拉先生 / 161

遗书 / 178

沈天鹤

苹果脸消失 / 189

翁蓓因

堕落 / 197

疑 迟

雪岭之祭 / 203

艾 乡

杏花村 / 248

毕基初

青龙剑 / 259

金交椅 / 267

张文环

阉鸡 / 286

靳 五

张瞎子与王绝户 / 315

侯少君

第三个师父 / 322

徐开垒

两城间 / 326

沈维特

订婚 / 336

萧 艾

老手 / 358

安分 / 369

林 鸟

残忍的故事 / 385

独身的人 / 393

炸 毁

· 寒波 ·

命令：

敌人突从侧面进攻，限该厂于黎明
六时前迅速自动炸毁！

从傍晚接到命令起，跟着来了一连串轰轰响的炮声，把整个铁工厂都搅翻了，厂长像鸭子似的肥手肥脚的东跑西奔，急得满头大汗，手里拿的那张训令简直不知放到哪儿才好，为了它厂长今晚似乎很会动怒，碰到什么人总是骂“混蛋”：“你混蛋，怎么不把生铁搬出去？”“你混蛋，机器也给你拆坏了。”“你不想活吗？你这混蛋家伙！”几个工场管理员都给骂得忘了自己的尊严，对于工人也客气起来了，“千万帮帮忙请你们搬快一点吧。”“对不住，快把这件东西搬出去。”工人们则把牙齿咬得紧腾腾的，将那些笨重的机器和生铁迅速拆运到厂门外的四辆大型卡车上，去，“更敦”“更敦”，攒得车板受不住的苦叫起来。

这所工厂的规模并不算大，可是却有点儿奇怪，汽车来回运了几次，还像是搬不完的样子，至少也留下这么五七万元东西，这怎么行呢，厂长皱着眉伸出肉腕来看表，已经五时正了，要是搬完的话准得违反命令，说不定也来不及逃走，而不搬呢，嘿嘿，那真是牺牲重大，厂长摸摸后脑勺发愁，蹬着肥脚板，几乎埋怨为什么这都是自己的事情。

后来终究决定了，自己一家人先走，机器交给庶务员老张监视搬运，非

到六点整不准炸厂。

于是他抖动两颊上的肥肉，换一件蓝布袍子穿上，扣着钮子性急的从厂门内挤出来，张望四周，用那尖锐的假嗓子狂喊道：

“混蛋，快来啊……太太出来了，那皮箱瞧见吗？…还有保险箱……四个人扛，皮箱在那边不，十三只……对了……怎么拿不动？猪……混蛋，赶快堆到汽车上去，从这儿走……”

他把从那条命令所得来的气愤，全都倾筐倒篋的向众人发作了，他骂得很流畅，急躁的带了太太一伙人从人群间挤过去，打算立刻搭车离厂，可是不知怎么碰到一个两手交叉抱住像一座小山似的人挡住了路，厂长很不高兴，轻蔑的瞅一眼挥挥短臂骂道：

“滚开去！”

古怪！那人非但没有滚开，而且还摊开双手拦住他，冷静有力的讲起话来。

“厂长，我们有话说。”

“什么？你们有话说？”厂长震了一震，这才看清楚那人就是厂内有名的“坏蛋”蔡强，一个年轻的工人，他像感到什么不吉利似的皱一皱眉威严的晃着圆脸诘问：

“‘你们’？是哪几个？”

“我们是你所管的全体工人。”

“全体工人？”厂长吃惊的“哦”了一下，顿时经验到有一种什么糟糕的事情要发生了，他伸出右手肥短的食指紧戳着蔡强的心窝问：

“那末……你算是什么呢？你凭什么名义同我讲话？”

“我是他们的代表。”

“噢，代表？……又是你代表？”

厂长缩回手指几乎怒喊起来了，他早就知道蔡强不是好东西，前一次大罢工就有他份儿，后来不曾斩草除根，不料他今晚又来多事了，要是平日的话，准得一下子撵走他，“混蛋，滚你妈的去，你配来问我？”可是今晚形势不同：警察全调去筑防御工事了，几个职员有什么用？大丈夫不能吃眼前亏，厂长仔细揣摩了蔡强面部那股强劲沉着的表情，只得摸着双重下巴，勉强捺下怒气道：

“很好，那么你说吧！”

蔡强把双手插入工装裤袋里，冷然低声迫近来。

“请问厂长打算怎样安置我们班工人？”

“噢，这个问题，”厂长擦一下亮晶晶的前额，又后退一步，迅即回答，“我不是同你们讲过了吗？炸厂是政府命令的，我牺牲厂产，你们打碎一批饭碗，勒紧裤子就算了，还谈什么？”

“可是我们以后的生活怎样呢？”

“我已经明明白白叫你们把家眷接来，等一会我就派汽车回来装你们一齐逃难，现在性急什么？”

他觉得这番话很漂亮，于是反剪肥手挺出肚子得意的半向众人说：

“其实我同你们多年同处，哪一桩事亏待过人？就说这次逃难吧，除了我还有谁肯空着车子来把你们装走吗？不相信，你们看看就明白，事情的确是这样的，所以你们千万不要相信哪个混蛋的胡话来这个这个，……而且……”他大声的咳嗽，瞅一眼蔡强，“那末……让开吧……来，皮箱扛过来，……我要先走了。”

然而蔡强仍旧倔强地挡在前面，并且用劲把手掌向下一捺瞄准厂长说：

“请厂长慢走一步，还要请你解决我们的生活问题……刚才你并没有说到它。”

厂长想不到蔡强这样不自足，愣一愣圆眼睛差点儿又要动怒了，可是工人们的大眼全都一股劲往他射来，瞧一下，就不敢轻率弄坏了事，他焦急的看看表，摸着后脑勺皱眉说：

“已经五点零七分，绝对不能再等了，……敌人大概离我们只有五十里路。”

他瞥一下远方的火光，听到人群中间有人在喊：

“妈拉个巴子，要走一齐走，谁的命值钱？”

厂长太太也耐不住的尖起嗓子诅咒起来，厂长蹬足发急，打算推开蔡强，但蔡强却向众人望一下，沉着的说：

“那么请厂长一个人留下来吧，让汽车把机器搬去再开回来装人，我们愿意平心静气的同你商量。”

厂长摇摇头，掏出手巾来揩汗，坚决的回道：

“我是厂长，我的行动你们管不到，谁能放心让女人孩子单独先走呢？想想看，你们简直……”

顿一下，好像想起了什么事，掉换口气道：

“那么……或者这样吧！”

他回过头咧一咧厚嘴唇，叫庶务员老张过来吩咐道：

“你代表我同他们谈谈。”

老张半卷起袖口，泛白了脸，像被判处死刑一样的慌得可怜。不住的翻弄袖口踌躇说：

“这……我恐怕不……不会办……”

“胡说，”厂长蹬一下足，急于要卸去目前的重担，“你平时不是很能干吗，现在偏就慌得这副样儿。”

其实厂长并不比老张镇定多少，工人们明白这一点，全都乱喳喳的喊了起来：

“不行，不准走！”

“要不然我们可不客气。”

谁伸出毛拳来乱晃了，只有蔡强一个人冷静的站住两手夹紧了身子，劈面瞅过来，好像生怕他打什么地方钻走了似的。

厂长又气又急，同女人和那群保镖似的工厂管理员商量一会，才满头大汗的答应下来，把家眷先送到各个司机座位旁坐了，皮箱什么的也送上去，又胡乱扣着车窗惟恐车子会一去不回似的对司机们喊道：

“立刻就回来，我还等在这里知道吗？”

这么过了分把钟，三辆汽车便一伙儿朝湖北省后方的一个城市驶去了。

天空阴黑得可怕，炮弹在远方闪呀闪的发出一朵朵的火花，炮声和寒风都更响更烈了，厂长看看表打了一个寒噤，向蔡强他们威严的挥手道：

“进去，有什么话到工厂里去说。”

这工厂在平时是满热闹的，整天都响着“轧轮轮”的机器声，皮带像蜈蚣脚一样的斜挂在机器上面，皮带盘每分钟至少也得转上这么几千次，它的下面就是百来个忙忙碌碌的工人，神经绷紧得像一层鼓皮，早、晚、十二小时中都休想饶你清静一下，可是现在却大不同了，机器拆走了一大半，阔皮带堆在墙角下，屋内外一样的沉静得怕人，两盏汽油灯空荡荡的挂在屋

中，灯光被窗布挡住，就同汗气打了交道，搅成一团白茫茫的薄雾，当厂长首先钻进雾中站定的时候，庶务员和职员们也殷勤的跟进来了，厂长皱皱眉，焦急的低声说：

“糟糕得很，怎么办呢？”

职员也学他一样的皱皱眉毛，庶务员在叹气，翻弄袖口说：

“给他们一些好处吧！”

厂长摸着下巴摇首，等工人都挤进屋内了，便转动挤在肥脸中央的小眼睛，急问道：

“快说，你们打算怎样？”

没等蔡强回答，一个厚嘴唇的麻脸工人已经抢先伸出手来毒恨的喊道：

“厂长，你叫我们吃了十年苦，现在就过河拆桥，把我们撵掉了么？你说啊，……妈拉个巴子。”

厂长气得想骂混蛋，但究竟涵养功夫深，没骂出来，却软软地挺起肚子用右手划一个半圆形。

“……可是事情不正是这样的吗？我养活了你们十几年，真是心力交瘁，你们没有我来开厂，岂不早就完了？‘过河拆桥’，哼！这算哪儿话，你们想想看，上次你们胡闹一次，我就答应加你们一成工钱，这还是假事？而且而且！你们迟到分把钟，我也忍痛不扣你们钱，嘿嘿，光是这点儿就得了，可是……”他把肚子一缩，两手骤然摊开来，“可是这次却不行，我也成了难民，你们的事我可管不到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实在爱莫能助……不是吗？大家都是一样的。”

他扮了一副苦脸，不住听着炮声皱眉看表，想快点结束这件意外的岔子。

然而不行。

“无论如何你总得借路费给我们，”开始有人嘬起嘴唇怨喊了，“肥鸭子也得喂饱了才能上路啊，我们又不是鸭子。”

厂长气得发笑，感到问题渐渐严重了，他背剪着手断然的摇摇头道：

“现在什么时候，我哪儿来这么多钱？——我根本就没有钱。”

他说着，嫉恨的瞥见蔡强全神贯注的望过来，立在他后面一个瞎了左眼的老头儿用那软得像一根骨头也没有的声调哀求了：

“厂长，你做做好事吧！”

接着他就讲了一大堆噜嗦的苦话，比如家里有五个小孩子啊，老婆子在害病啊，炸了厂就活不下去啊，以及什么什么的啊，厂长听得头也痛了，把脚板一蹬，肉拳头跟着举起来，怒声道：

“我全明白，可是我没有法子帮你忙，厂方把你们的工钱发清已经是好的了，不要再噜嗦。”他又看一下表高喊：“蔡强，蔡强呢？如果没有旁的话，就这样终结了……”

然而蔡强已在人众间一抬手坚硬的喊起来：

“慢着，这件事没有旁人能管，非得请厂长彻底答复不可，我们要提出具体办法来——”

于是迅捷的攀住一根地轴向众人喊道：

“你们快说啊，有什么法子快向厂长说，不用乱喳喳的空说一套，要拣对于大家都有好处的地方想，只顾自己利害的不中用。”

工人们像秋风卷落叶般的点点头，想了一会，顿时又都纷纷的嚷起来，嚷得厂长心底发慌，好像有些人问他借路费，有些人要他介绍做工，有些人要他照常发工钱，而有些人却根本就在骂他。这些话略微平静下来，他也像一阵秋风过耳，只看见黑压压的一屋子人头在乱晃，最后才听清楚间歇的巨炮声中一个红鼻子老人的特别刺耳的傲声：

“你们全不中用，依我说根本就不用炸厂，别地方不炸厂的人家不是多得很吗，像武昌汉口就有，不炸厂就行了，谁也不吃亏，我们还可以做工，像你们这样，真是呆子……”

“放屁，你才是呆子，”麻子站在一座一百五十匹的马达上，戟指着拦腰砍断他的得意话句，“铁工厂能不炸吗？搬了这么多东西不炸中什么用，妈拉格巴子，厂是哪个的，政府有了命令，还用你来帮忙多嘴，炸了才痛快。”

然而不管怎样，还是有人哇啦哇啦的喊着附和。“对了，不用吵了，不炸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去把机器搬回来吧！”

“不搬回来也行，这点机器也可以开工的。”

“不愿做的滚开，让我们来。”

厂长摸摸后脑勺变得糊涂了，“不炸厂”自然很中听，但是他更怕日本人，日本人的大炮把窗子震撼得“格林林”的响得怕人，而麻子的话又使他心痛的记起了政府那张命令，可惜找来找去找不到，不知什么时候弄丢了，只听见蔡强还在大声申斥着：

“政府的命令忘记了吗？”

那顽固的红鼻子老人不睬他，尽是一股劲乱喊着挤前来，挤得厂长汗腾腾的难过，找找庶务员和一部分工厂管理员，已经不知在什么时候溜走了，他想想这回可倒霉，大声呼斥一下，也没有用，工人已经不把他放在眼里了，他有点儿伤心，摸着后脑勺发愁，更糟的是不料这时屋子外突然传来一片轰轰响的飞机声，准是鬼子又来丢炸弹了。

厂长吓得肥脸上渗出油来，想躲也没有地方躲，弯下腰两手急忙掩住肥耳朵，生怕炸弹一下子就从头顶心掉下来的样子，一秒钟，两秒钟，过去了，好像听见蔡强在喊：

“站住，不准动！”

又过一会，没有丢炸弹，那飞机就掠过去了，他这才放下手，伸伸腰倒抽口凉气，反又懊悔刚才为什么慌张得失了身份，于是抖着圆腿壮起胆子向工人们命令道：

“去，跑出去看看！”

他带了电筒跟在人们背后，小心的在工厂门口探出一只小耳朵去听，果然只有重炮的吼声了，便跨到外面的天井，故意带着尊严的口吻问道：

“飞机去了吗？”

工人不睬，正在惊奇的喊着：

“咦，那地上是些什么东西？”

厂长凑过去用电筒照一下，看见许多狭长的纸条摊在天井四周，甚至屋顶上也有，好像是刚才那架飞机撒下来的，他又惊又疑，拾起一张来，在电筒光下瞧见这么几个大字：

“不得擅自毁坏产业，保全者……皇军优待！”

嘿，一点不含糊，厂长几乎看得呆住了。

油腻腻的手指顷刻就把纸条抢得干干净净，大伙儿全回到汽灯下一个字一个字艰难的念着，眼睁睁，那顽固的红鼻子老人立刻像凯旋一样的首先欢

呼起来了。

“瞧啊，不用炸了，不用炸了，我的话不错，瞧见了么，日本人有‘告示’……”

另一个哀求过的半瞎了的老头儿也欢喜的把鼻涕掉在胡子上，直挤到厂长跟前来捣着告示喊：

“厂长，你看看，你看看，他们说会优待啦，包没错儿，你下个命令吧，就不炸了，你说吧！”

厂长厌烦的望着这团乌糟糟的人群发慌，麻子将告示看了一半，忽然怔一怔，气愤愤的撕碎它，斩钉断铁的喊道：

“妈拉格巴子，这是东洋鬼子写的啊！谁说不炸，一定要炸掉这片绝子绝孙的厂，王八蛋才不炸！”

“谁敢骂人？”

“老子骂汉奸，汉奸才信鬼子的话。”

“你敢！皇帝太爷还让开国元老三分，我们从开厂那天就起来做工，还怕你们这班后生小东西。”

“卖你妈的老，年纪大没有用，做一辈也是个倒霉的工人，老子偏要骂，偏要骂，骂骂骂……”

差点儿要动武了，庶务员从什么地方悄悄溜过来，掩住嘴叽咕道：

“就不炸吧，怎么样？”

厂长迟疑着不作声，将手里那张传单翻来覆去的足足看了五遍，还是摸着后脑勺打不定主意。

蔡强在众人相互争执声中爆喊起来。

“大家不能吵，我们现在要向厂长讲话，谁敢自己先弄坏事？”

“厂长不是打算不炸厂了吗？”

“谁说的！”

“我知道，看也看得出。”

唏，这真可恶，连厂长的心事都被揭穿了，那蔡强立即像一座小山样的迫近来，倔强的问：

“怎么？厂长你打算不炸厂？”

厂长从蔡强的眼光里面分明瞧清楚有一种掩饰不住的仇毒的情绪，那委

实是很怕人的，他打了一个寒噤，不得不倒退一步泛指着众人说道：

“你们不是有人主张不炸厂吗？”

“那是胡闹。”蔡强抹杀一切的决然说。

“不过……”厂长皱着眉找不到更为适当的话句来搪塞，短手不住在下巴和秃头间移动，听听壁上巨钟的阴沉的嘀嗒声，似乎更加凄凉了，这时要不是突来一阵电话铃声的话，这番僵局真不知如何才能够打破。

现在还有人打电话来是很古怪的，但厂长想也不想就飞快的从工人们自动松开的狭弄中跑进厂长室，抓起耳机高喊：

“喂喂……你那儿？……什么？……县政府？……你们还没有撤退？……噢，……炸厂的事吗？……唔唔，这个这个……已经预备了，……是的……这个这个……炸药和火油都有……是……”他看看手表，“还有半个多钟头，……不过……什么？……那传单已经见到……绝绝绝对不睬他……哦，……当汉奸办？……哈哈，那不至于……”

他皱紧稀眉毛，汗珠不断从肥肉中渗出来，仿佛正被人痛骂一顿的样子，后来松了一口气继续道：

“……当然当然，……一定炸，……是的，……一定炸，……机器吗？……还剩下三四成，大约七八万块钱……那那那可管不得了……哈哈，不敢当……爱国不敢后人……是是……请放心……一定炸……”

厂长攥下耳机，汗腾腾的捏紧右拳狠狠的击一下左掌心，向跑进来的蔡强愤然喊道：

“炸炸炸，……炸吧！”

蔡强愣一愣，立刻很满意的点点头，转身向室外跟来的一大群人报告：

“听见了吗？厂长决定炸厂了，现在……”

“好，炸得好。”

“妈拉格巴子，炸完它吧，看他心痛不心痛。”

“谁说的？”红鼻子老人迅即在人丛间挤动着，怒声的诅咒，“日本人有了‘告示’，还要炸厂吗？……叫我们有家眷的人怎么办，要害我们饿死？”

“对，说得好，”一部分人轰然的支持他，“妈的，什么命令，咱们一家人要吃饭，你就不想活吗？”

“炸了厂我当游击队去，怕什么，活，要活不是这么活法子。”

“滚你的，谁炸厂我们就打。”

问题转度了，大家从生活的危机扯到应否炸厂上面来了，这两件事全是怪麻烦的，厂长被裹得异常困惑，只得躲躲闪闪的说道：

“这是政府的命令，不关我事，而且……”炮声震得他牙齿磕碰的停了一下，“而且你们不是有很多人赞成炸厂吗？”

“我们反对命令，”那顽固的老人终于从人群中挤出来了，哑声哑气的，拚命舞着双手喊，“我们要做工吃饭，旁的事我们不问。”

“谁赞成就打倒他。”

“放屁，王八蛋才这样说。”

“非炸不可。”

这么吵呀吵呀的，厂长可镇定下来了，人们舍掉他，自个儿凶暴的争执起来，使厂长揉揉胸口略微松一口气，他轻蔑的瞥一下蔡强，肚里思索：“好，自个儿打起来吧……工人就是这副胚子。”蔡强被他瞧得发恨，咬一咬牙齿，用劲跳到写字桌上，抓紧拳头向众人奋力大喊：

“不要吵，依我说，我们非把工厂炸毁不可，厂长已经答应了，而且还因为……”

“不用你多嘴，”那顽固的老人申斥他，“你没有家眷就赞成炸厂，假如你不是光身汉子，怕也和我们一样？……”

“因为目前最紧要的是……”

“闭嘴，自私自利的走狗！”

“……最紧要的是生活问题……”

“滚吧，不要你这走狗代表。”

“打倒走狗！”

厂长得意的瞧那蔡强终于伤心的噙住眼泪住嘴了，他急促的喘气，嘴唇微颤，像一下子就要被摔倒似的，但是他们一大群同伴的激呼声鼓动了他，他在厂长眼前挺一挺腰又倔强的继续愤喊：

“你们不用骂，我不是什么走狗，我要讲，我全是为了大家的好处着想才这样说的。解决了炸厂后的生活问题，炸不炸厂就全不用谈了，你们想想看，如果我们生活有靠，又为什么要呆头呆脑的冒着汉奸名义在这里做工呢？我同你们一只锅里吃饭，谁肯将胳膊向外弯，你们凭什么就胡说乱道的

骂我？”

他愤愤的喊下去，不管人们在瞪目望他。

“我们本来要解决炸厂后的生活困难，可是你们简直成了疯子，竟然反对政府命令，反对炸厂，反对自己人，在旁人面前去出丑，老实说，你们全都弄错了，真正的目标应该是他……”

像钢铁一样的手指戟指过来，厂长不觉怔了一怔，这混蛋，“他”就是自己，这简直是煽动工人，这还得了，他为了压制这股旺盛的气焰，急忙瞪起小眼珠威严的咆哮道：

“你发疯了，我？干什么？”

庶务员也胆怯的走过来，扯扯蔡强的裤子好像哀求的低声道：

“客气一些。”

可是蔡强没有理睬，仍然挺直身子，挥臂向逐渐静下来的少数顽固的人群叫道：

“你们成了什么呢，大部分是对的，主张炸厂，然而你们呢？政府的命令你们反对，日本人的一张胡说八道的‘告示’你们却一股劲的相信，难道你们不知道铁工厂不能落在敌人手中吗？难道你们不曾听到敌人在到处杀人放火吗？所以现在第一件事应该向厂长请求设法救济我们以后的生活，而不是什么炸不炸厂，厂长答应的话比不炸厂要好上一千倍。”

“聋子，”那红鼻子老人轻蔑的然而显然已经放弃了他的主张的大声说，“刚才你不曾听见厂长的话吗，他没有法子。”

“我知道，可是我们要明白厂长并不是没有法子，只需我们提出具体的办法，比如说，继续到内地去开厂，替我们介绍工作，或者借钱给我们回乡下去，不都可以商量吗？……厂长你说是不是？”

厂长瞧蔡强霍地从桌上跳下来，迫人的问他，感到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沉闷，看看表已经五点三十分了，旁边只有几个发抖的职员在陪伴，瞧上去，今晚是不能不让步的了，万一工人们“那个”起来呢，嘿，糟糕，他毛发悚然的不敢再想下去，皱皱眉，防御式的抱住手臂好像是说给他自己听似的低声道：

“我同你们说过了，我不能够……”

然而蔡强早又掉过头去说话：

“大家有话快向厂长讲，这么响的炮声，迟不得了。”

那顽固的老人摸着红鼻子赌气道：

“我不管，只要我一家人不挨饿，随你们去，——你们年轻人本领大。”

“你只管你自己一家人。”有谁在嘲笑。

于是大家闹哄哄的第二次纷纷抛出意见来了，愿意到内地做工的以及想回老家的，一样争先抢说着，只有麻子显得特殊一些，他骄傲而又毒恨的喊：

“拿钱来，老子当兵去，妈拉格巴子，死也不愿做工了。”

“还是求求厂长吧，我们一家人……”那瞎了左眼的人几乎急得哭了出来。

人心究竟是肉做的，工人们如此固执的要求，厂长到底也有点心动了，他皱皱眉，只是决不下心，讲老实话，他以为答应工人的要求并不难，钱吧，不用说，很多很多，介绍工人做工那也是轻而易举的，现在内地很需要熟练的技术工人，就是到内地开厂，那也并非“谈何容易”的事不是吗，抗战后很多工厂都向内地搬，四川离这儿湖北又近，千把里的水路又算什么呢？而且铁工厂又是国家需要的，说不定还有津贴可领，而且这个，而且那个……总之都能容易办到，办不到的就是厂长自己得先牺牲一大笔路费、迁厂费、复厂费、什么什么的费，这可就难了。

厂长摸着后脑勺踌躇又踌躇，当蔡强穷诘他究竟如何处置搬出去的机器以及迫他作最后答复的时候，他才缓慢无情的继续挣扎着说：

“不能，我要把搬出去的东西卖去。”

“卖去？”工人们全惊喊起来了。

蔡强愣了一愣，立刻下死劲指着那群堵住厂长室门口的工人，用非常明朗的爆炸式的语气迫问道：

“你能通过那儿？”

这可把厂长吓坏了，他想不到蔡强终于把最后一套本领显了出来，而且还是这样孤单的环境中，他摸摸秃顶，吃了一惊，顿时浑身软下来，求助似的望一下庶务员他们，强作镇定的咽口吐沫问道：

“这这这是什么意思？”

蔡强依然戟指着说：

“请你看看他们。”

厂长不再问了，咬咬嘴唇一屁股落在旁边一张藤椅上，呆呆的发怔，炮声震一下，他的牙齿就很自由的磕碰一次，这么过了一会，门内外的工人可等不得他，一齐叫喊起来：

“怎么不说话啊，干脆的就全答应了。”

庶务员瞧见形势不妙，和旁的两个职员走过来，悄悄的劝他：

“厂长，还是敷衍一下，答应了吧！”

厂长叹口气想“重大的牺牲”啊，他为这重大的牺牲而痛惜的脸也皱了，看一下表，听听炮声似乎又近了一点儿，而事实上山穷水尽，实在再也无话可说了，于是叹息着软弱的站起来，辛酸的哑了嗓子道：

“好，我答应吧，我全答应吧，可是现在已经五点四十三分了，等一会儿就要炸厂，时间不够，一切都到后方那边县城里再决定具体办法，行吗？”

工人们欢呼声中，厂长掏出手巾来揩干了额上的冷汗，叹了十七八下气，打算吩咐炸厂了，可是不知怎么那蔡强竟然拿了纸笔送来给他。

“这干什么？”他惊问，耸起肥肩，揩汗的手巾在扁鼻子上。

“请厂长写个字条，恐怕将来会忘记了。”

“用不着，我的话就是凭据。”

“不，我想还是写一张好。”

“真厉害，这混蛋。”厂长叹着想，对于蔡强的倔强，逐渐感到更难抵挡了，他沉吟一会，没有法子，连将来打算推翻这次诺言的机会也被赶得干干净净，只得拿起笔来照蔡强的意见写了这么几行字：

兹决将已运出之机件迁往四川开厂，全体工人一律留用，其自愿离厂者均发给路费或介绍他职，以资……

盖了章，把纸条送过去，烦恼的问道：

“还有什么事？”

蔡强认真的看了一遍，轻快的摇摇头，并且摊开纸向众人念着而后喊道：